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九十四回 艾虎與群賊掄拳比武 徐良見台官講論雌雄

且說艾虎在台底下，與徐良、盧珍、馮淵正誇獎那個窮漢，忽見台上把那窮人請過去了。隨後就見史雲上台，一交手就跌倒，又被王興祖這套言語侮辱。艾虎臉上實在下不去了，他便分開眾人，往台上一躍說：「師傅來也！」王興祖一看，這個是夜行術功夫，身高六尺，一身青緞衣襟，壯士打扮，黑黃面皮，粗眉大眼，肋下無刀。原來艾虎上台之時，先把刀交與芸生大爺，叫他緊貼著擂台站立，倘若用刀之時，再與他要。此時史雲把兩個看台的打得滿台亂滾，說：「我師傅前來，不干我的事了。」往台下一滾，于奢把他抱住了。這兩個看台的，冷不防叫史雲砸了個鼻青臉腫。王興祖看了艾虎飛縱的功夫，就知道此人本領不差，抱拳含笑道：「這位尊公，打播可曾掛號？」艾虎也就一恭到地，說：「台官爺在上，小可沒有。皆因我落鄉居住，學了兩趟莊稼把勢，無非就是看場院而已。我本就不會，還收了一個無知的徒弟，方才他得罪你老，我如今上台，也不敢稱什麼打播，是與我徒弟給你賠禮來的。」王興祖說：「尊公不掛號，可留下名姓。」艾虎說：「不必問我，我本是無名之輩，未走三合兩趟，你把我踢下台去，我還不至於甚愧；我若說出名姓，台下看打播之人甚多，豈不被人恥笑！常言說沒高山不顯平地，沒有你那高明，顯不出我這不好來，我就是與你接拳墊場子而已，請台官爺發拳罷。」王興祖見他說話卑微，心中打算，他必是高明。可巧房書安過來，他瞧艾虎年輕，說了一片無能的言語，他打算要在人前露臉，說：「大哥連打了四、五個人，這個該讓給小弟罷。」王台官求之不得，說：「賢弟小心了。」房書安點頭過來，與艾虎並不答言，伸手就打。三兩個彎兒，艾虎用單手把他脖子勾住，往懷中一帶，「撲咚」一聲房書安趴倒。艾虎用拳照著脖子上就是一拳，把房書安打的哎呀一聲叫喚。黃榮江過來，走兩個彎兒，被艾虎把他抓住胳膊，橫蹠子腳，撲咚踢出多遠。黃榮海過來，被艾虎雙手一晃，用掃堂腿，掃了個筋斗。常二怔過來，三五個彎兒被艾虎踢倒。胡仁過來，轉眼之間也就被摔倒。火判官周龍過來，走了有數口餘合，未分勝敗。王興祖過來，在當中一隔，說：「還是我們二人較量。」艾虎說：「可以使得。」復又抱拳，往當中一湊，動起手來，躡高縱矮，台下那些人，復又叫起好來了。徐良在下面看艾虎氣力不佳，怕老兄弟吃虧，把刀交給芸生，分開眾人，往上一躍，說：「你們真不講理。你們共有多少人替換著，把人累乏了，然後你台官動手。」

徐良這一上台不要緊，頭一個房書安「哎呀哎呀，削鼻子的祖宗到了」，往後一仰，撲咚一聲，摔倒台下。他掉下擂台去，眾賊一陣大亂，噹噹噹噹類若下扁食一般。周龍、周凱、張大連、黃榮江、黃榮海、赫連齊、皮虎、金永福、金永祿一並全都躡下擂台去了。帶累的常二怔、胡仁也跟著跑了。台上就剩王剛、柳飛熊、秦業、陳正，餘下盡是看台之人。對面看台上東方亮正問那窮人，忽見白眉毛躡上台去，大家亂跑。東方亮與東方清說：「賢弟，不好了，這是那個白眉毛上去了。」東方清叫家人看兵器伺候。從人答應一聲，趕緊備單鞭雙鋼，東方亮與那個窮人說：「有甚麼話，咱們少刻再說，不怕你有甚麼塌天大事都有我一面承當，少刻你幫著我們動手，我准保你後半世豐衣足食。」窮人說：「我這個窮苦，倒是一件小事，我有一件大難心之事，就是員外也不能與我幫辦。只是員外有這一句話，我就感激不盡，若要用我之時，萬死不辭。」東方亮說：「很好。」先叫家人取出一雙靴子給他換上，找了一口單刀，此時看台上酒已擺好，教他在看台上吃酒，他執意不肯，東方清叫家人帶他上廚房吃飯。總鎮大人見徐良躡上台去，東方亮、東方清都預備了兵器，自己往上看蔣爺行事。

再說徐良上台，說：「台官既擺擂台，必須正大光明。取巧贏人，算得什麼英雄好漢？你們先教別人過來把打播累的乏，然後你才過來，一個人有多大氣力，你果然是准贏。來來，我們兩個人比試。」王興祖早聽見東方亮說過，他是徐慶之子，名叫徐良，外號人稱多臂熊，與綠林人作對。想著他這一上台，必沒安著好意，今比非得贏他，這個擂台方能擺住，要是輸與他，就得瓦解冰消。隨即說：「你姓甚名誰？」徐良說：「你連我都不認識了，我姓人，我就是那個賣醋的人老西嘛！你叫什麼？」王興祖說：「我叫王興祖，外號人稱神拳太保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就是那個太保兒子？」王興祖說：「你滿口亂道，過來，我們兩個較量。」徐良說：「使得。」二人一交手，徐良並不講什麼行門過步，上去就打，行一拳就一腳，不按正規矩打。眼瞧著他是五花炮，三五個招數，就變成八仙拳，一轉眼就是迷宗拳，三五招數變成猴拳，地躺拳，又改四平大架子，串拳，擦拳，變為開山拳，把王興祖打了一個手忙腳亂。忽上忽下，行東就西，地躺拳滿地亂滾，猴拳、小架子、八仙拳，晃晃悠悠，就是王興祖也不知道他的拳是哪家門路，整是一蹩大雜拌。擂台之下不懂得連連叫好，行家看著全是暗笑，只知道是什麼招數。看台上東方清說：「哥哥，人是只可聞名，不可見面，哥哥請看，這個人算是什麼本事？」東方亮也瞧著納悶，說：「此人大概沒有多大本領。」東方清說：「這個老西，不是王賢弟的對手，活該今日，要給大眾朋友除害了。待我過去，等王賢弟不行之時，我好與他交手。」東方亮說：「賢弟先不用過去，打量著再有三招兩式，他就得輸給王賢弟。」果然再瞧，徐良不行了，有前勁沒後勁，眼看著身軀亂晃，手遲眼慢。王興祖本是粗中有細之人，先前盡接徐良的招數，自己並不換招，這叫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。等把徐良的主意看準，再設法贏他。一看此時徐良透乏，自己暗暗歡喜，准知道今天萬不會輸了，這才施展近身的招數。徐良眼看招架不住，王興祖使了一個掃堂腿，徐良往起一躍，容他腿掃將過去，然後腳站實地。不料王興祖使的來回掃堂腿，掃過去雖然躲開，掃回來躲閃不及，撲咚一聲，山西雁栽倒擂台，被王興祖把他抓住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把徐良舉將起來，惡狠狠要往台下一摔，只聽「叭噠」一聲，紅光崩現。要問徐良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